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8
4 March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三月四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法西奥先生	(哥斯达黎加)
<u>出席：</u>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斯托比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退任主席致谢

主席：我要向中国代表黄华大使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份能干而熟练地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对本组织所提供的服务，表示理事会的谢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625)

主席：按照第一八一三次会议所作的决定，经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各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一五次、第一八一六次和第一八一七次会议所作的决定，经安理会的同意，我邀请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罗马尼亚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要象这次讨论中其他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一样热诚地欢迎安理会的五个新理事国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五个国家的常驻代表都是卓越的外交家，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其他事务上曾很荣幸地同他们一起工作。因此，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的参加必将对我们的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也要离开安理会的五个理事国代表团在处理安理会事务时所表现的才干和合作精神，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我也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位。我认为，哥斯达黎加政府能够决定在哥斯达黎加轮值安理会主席的期间，让该国的外交部长亲自来担任这个职务，对于安理会是一种极大的光荣。我深信，安理会将获益于这个决定，在你的明智的领导下，我们的讨论定将获得顺利的结果。

我也要二月份非常熟练地处理安理会事务的中国代表，表示祝贺，并祝贺白俄罗斯代表，他在一月份巧妙处理安理会的事务，使我们根本不必开会。

我想，我无需提醒安理会各理事联合王国同塞浦路斯岛的长远历史关系。许多塞浦路斯人住在大不列颠，也有许多英国人住在塞浦路斯岛。我们彼此互相了解，由于这种密切的关系，我们英国人关切所有塞浦路斯人民的福利和繁荣。我也用不着提醒安理会，联合王国政府是塞浦路斯宪法的一个保证人；我们充分体会到我们的责任。就是由于这些责任，所以紧接着去年夏季的战争惨剧以后，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就在日内瓦会晤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外交部长，同意发表一项联合宣言，作为解决该岛问题的范围。

由于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关切，联合王国政府热烈欢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族间所达成的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监督下举行谈判的协议。我们仍坚持我们的看法，就是只有在塞浦路斯人本身对于那个宪政解决办法的性质表示同意时，塞浦路斯问题才有获得持久解决的可能。这些谈判使两族的塞浦路斯人民可以得到这种机会。我们也因为两族在这些谈判中一方面是由克莱里季斯先生担任代表，另一方面是由登克塔什先生担任代表而受到鼓励，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卓越而经验丰富的人，彼此

互相尊敬，这是举行该岛局势所要求的微妙谈判所必需的。

不用说，解决塞浦路斯悲剧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我不用提醒安理会各位理事，在去夏的战争中，那些土族和希族塞浦路斯人家破人亡、生计断绝的悲惨处境。我也不用提醒安理会各位理事，问题的迫切性也是为了经济和政治的理由：该岛的经济已惨遭破坏；同时，如我们本身的决议所说明的，东地中海的和平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威胁。此外，我们以最大的关切，注视塞浦路斯的局势对希腊同土耳其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同我的国家都有着深切而长远的友谊和同盟关系。如果要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联合王国政府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谈判的进行，不受任何可以破坏寻求和平解决的片面行动的干扰。

现在，安理会在此举行会议，是因为谈判的一方所采取的行动，不论其作什么解释，事实上已危害到这些谈判的进行。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自主土族塞人当局的部长会议和立法会议于二月十三日所通过的决议全文。我们注意到，该决议提及坚决反对不利于塞浦路斯独立的一切企图以及该国的分裂或同任何其他国家的联合。我们知道该宣言也表示相信塞浦路斯共和国有保持不结盟地位的必要时，该宣言并重申土族塞浦路斯人的最后目标是要同希族塞浦路斯人在两区合组联邦的范围以内实行统一。

但是，尽管他们说了这些话，我们对于片面宣布的一个土族塞浦路斯人联邦国家，只有表示遗憾。这是在两族还没有举行谈判以前就作了预断，因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概念所包含的成分，即使希族塞人方面可以接受，也是使两族的谈判，几乎成为多此一举了。就这一点来说，这种行动等于是想靠着宣布来达到目的，而这种目的，我们认为是应该由双方来正当地进行谈判的问题。何况，采取这种行动的时间，正值另外的宪政计划第一次摆在会议桌上而真正的谈判也许就可以开始的时候，两族间的会谈只好就此中断了。这就是二月十四日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何以要在下议院说联合王国对于登克塔什先生的声明表示遗憾的理由之一。

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我

国政府所曾一再说明的——我国政府支持安理会所相继通过的决议，也是要强化这一观点。 联合王国政府谴责要想进一步分裂塞浦路斯的所有行动。 我们认为登克塔什先生所作的宣告可能就有这种影响。 可是，我们欢迎他和土耳其总理所作的声明，其中强调指出该宣告并不是土族塞浦路斯人方面的片面宣布独立，同时也没有分割或并吞的意思。

联合王国的确希望如此，因为，我们认为分治对于两族都没有好处，而片面宣布独立，不仅对于塞浦路斯岛、同时也对于整个东地中海的局势，可能会发生最严重的后果。 我要说明一点： 就我们来说，登克塔什先生的宣告不能改变，也没有改变我们对于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态度以及我们对于一九六〇年条约规定的我方责任所负的态度。 只有一个合法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也只有一个塞浦路斯政府。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安理会负有一个明确而直截了当的责任，那就是：对任何不符合于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表示遗憾，并要求两族代表继续进行谈判。

就这一点来说，我要促请安理会各位理事注意作为安理会文件散发的二月十九日爱尔兰常驻代表的一封信。 这封信里载有欧洲经济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部长于二月十三日在都柏林所发表的一项声明全文，他们在声明中回顾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同共同体所成立的联合协定，并且说明他们仍旧认为由塞浦路斯两族间进行协商来寻求谈判的解决办法，是极为相宜的。

关于两族间进行谈判关键问题方面，我也要促请安理会注意于二月十八日散发的秘书长的特别报告。 该报告的记载说，希族塞人所提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书面提案已于二月十日由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转交登克塔什先生。 二月十三日——也就是三天以后——登克塔什先生交给秘书长特别代表照会一件，载有土族塞人方面所提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宪政方面的一套原则。 这些文件经分别列为秘书长报告的附件 A 和附件 C。 这两个文件所载的若干提议，初看起来的确是互相矛盾的；可是其中还是有着许多立场相同之处。 我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些文件还是可以

作为进行有益谈判的基础。 当我们于二月二十日听到克莱里季斯先生和切克里先生宣读各该两族所提的全部提案时，我国代表团的这种看法就证实了。 克莱里季斯先生说，希族塞人的提案中规定在塞浦路斯的北部有很大一个地区归土族塞人控制。 切里克先生说，在他这方面的提案中，没有一句话可以解释为最后的定论。 他又说：

“既然谈判正在进行，人们会对建议和反建议加以谈判，并由双方就最后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 （第一八一三次会议，第 38 页）

此刻所需要的当然是双方现在都应了解，虽然所提的两套提案在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旧有很多双方都可以作为根据的共同立场。

秘书长的报告提醒我们，关于具体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是最近在一月十四日才举行的，我方才所提到的双方的提案也是在不多几天以前才交换提出。 塞浦路斯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过去就从来没有容易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容易解决。 但是，整个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许多人道、社会和政治难题的长期解决办法，只有靠耐心而灵活的讨论才能获得。 两族间的会谈有关一个国家未来结构的形成，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关这个国家的生存。

因此，请让我直接向参加安理会这些会议的各方代表讲几句话。 我国政府认为，如果进展太慢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也认为，如果很快地断定谈判在任何一方面已无可挽回地陷于僵局的话，那将是一种可悲的错误。 的确，双方在意见上有着很大的分歧，这是由于恐惧和猜忌，由于过去的历史和不公平情事的记忆所造成的。 但是，具有一切天赋和传统的两族，现在如果能把过去的错误，一概置诸脑后，而为未来着想和努力，那么，他们中间尽管存着歧见，双方所提的提案也许还是可以作为达成解决办法的基础。

安理会自从二月二十日以来就在审议塞浦路斯问题。 进展是很慢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双方的歧见使得接受一项决议草案成为很难办到的事。 可是，安理会各位理事也知道，曾经有若干非正式的文件在散发着，其中所用的措辞，也许可

以成为一项可能的决议草案的基础。象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所提的宪政提案一样，这些文件也载有许多共同之点，是我们认为可以成为协议的基础的，在目前的情形下，也就是成为关于一项决议草案的协议的基础，这个决议草案是要能够使当事各方回到会议桌上去——这当然就是围着这个会议桌的我们大家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举例来说，这些工作文件普遍地承认秘书长在寻求谈判的解决办法方面所负责任的重要性。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一点，因为从一九六七年以来，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曾在这项工作上负起了重要的责任。从去年起，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帮助两族会谈的进行，使其达到我国代表团认为能够成为真正进展的基础的地步，这是我曾经指出过的。我们欢迎秘书长于二月二十一日向安理会所作的报告，他说他仍然相信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的谈判，能够提供进展的基础，他又说，他认识到需要一个新的办法来进行谈判。我们认为，秘书长本人的个人经验、才干和威望，可以有助于这种谈判的进行，同时，借用秘书长报告中的话来说，可以帮助确保

“创造和维持所有有关方面都准备同意参加的条件”。（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4页）

我们相信他将准备随时听从当事各方的意思，来促成谈判的恢复和进展。在我们这方面，我国政府将热烈欢迎秘书长的重新企图达成当事各方的协议而进行斡旋：一种由秘书长亲自直接参加并由安理会为其后盾的新动力。他可以指望得到联合王国政府全心全意的支持。

我认为我对于所已提到的工作文件的其他方面，不应再有所论列，因为一个决议草案中所应包含的所有各点，都还有待于达成协议。但是我国代表团确实相信，现在对安理会和当事各方都能接受的一项草案达成协议，应该是可能的，同时我愿意向安理会保证，我本人可以积极考虑在这个草案中采取能够使两族谈判在切实有效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任何规定。

这次的辩论时间很长，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隨着我們在紐約這裡的時間一天天地過去，塞浦路斯兩族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而談判解決的希望也在減少。我曾說過，塞浦路斯的悲劇迫切需要解決。我曾吁請當事各方不要以為談判已陷於無可挽回的僵局。我現在要就我們在這裡所進行的討論提出同樣的呼喚。依我們的意見，現在已到了安理會接受其責任並明确提出怎樣把當事各方再度召集到一起來的意見的時候。我認為，現在已是當事各方聽從安理會的這種要求，並承認依國際社會的意見，這是可以達成塞浦路斯問題解決辦法的途徑的時候了。我並不低估我們所要求他們做到的事情。這需要過人的政治家品質和寬弘精神，但是，除非這些談判能夠重新開始，除非我們能夠給這些談判一種新的動力，否則的話，就我來說，我得承認我看不出塞浦路斯問題會得到容易的或是很早的解決。

契爾努申科先生（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先，我要對安理會關於塞浦路斯問題的討論，能在一個位居外交部長要職的哥斯達黎加政治家領導之下，繼續進行，表示滿意。如眾所周知，現在正在進行堅定的努力，以求得到一個有利於塞浦路斯人民的決定，這個決定要符合尋求塞浦路斯問題持久而公正的解決辦法的工作。主席先生，我國代表團希望你在這个工作上獲得成功。

由於這是今年第一次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在安理會的一次正式會議中講話，我們要祝賀安理會各新任理事國——圭亞那、意大利、日本、瑞典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的代表們——的參加這個聯合國主要機構的工作，這個機構的首要職責是要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不結盟國家在解決複雜的國際問題方面所發生的強大作用和影響，以及從大會第二十九屆會議的成果中所表現出來的這些國家在聯合國範圍內為公正而持久和平的利益所採取的積極行動，都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和圭亞那這兩個在不結盟運動中負起積極責任的國家的代表，薩利姆大使和杰克遜大使，是會對安理會的工作，作出重大貢獻的。

我国代表团也要对经验丰富的意大利、日本和瑞典三国代表——普拉雅、斋藤和里德贝克三位大使——现在来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且希望他们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利益并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和原则所从事的工作，获得成功。

白俄罗斯代表团也要对澳大利亚、奥地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秘鲁各国代表团在过去两年间所作的努力，使安理会得以履行其有关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崇高责任，表示善意感谢。

自从塞浦路斯共和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由于外力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结果而遭受破坏以来，到现在六个月以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塞浦路斯的局势在这段时间非但没有恢复正常；而且由于土族领袖最近所采取的分裂行动，已使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命运变得更加紧张，更加危险。我们知道，这都是土族领袖为了在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军队占领的领土内制造一个分治的国家结构而采取步骤的结果。事实上，这些步骤的目的，是要把外力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实行武装干涉所造成的事态，变成永久性的。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塞浦路斯共和国，又遭遇了一次新的打击。

有人进行了一项违反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新企图，要瓜分这个岛屿；塞浦路斯国内所进行的两族代表间的谈判，本来使我们有相当理由希望能够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因此又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个事实是我们所不能置之不问的。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严重违犯众所周知的安理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的。这些行动违反了表示支持塞浦路斯合法选出的政府的决定，目的在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定，以及规定立即撤退外国军队并使塞浦路斯人本身有机会来解决塞浦路斯内部结构问题的决定。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第3212(XXIX)号决议中所载的这些规定，得到包括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在内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所投的赞成票。何况，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该决议又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认可。因而获得了新的拘

束力。 安全理事会要求有关各方尽早执行这个决议。

安全理事会在另一项决定——安理会第364(1974)号决议——中敦促

“……有关各方竭力克制，继续并加紧其坚决合作的努力，以达成安全理事会的目标”。

但是事实上，若干方面兴趣并不在于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而公正的解决，而是在于达到其他的目标，其所作所为，是同联合国这些决定的规定，背道而驰的，这些规定是被认为相当正确，并且现在还是被认为可以作为政治解决的一个基础。

苏联早在去年夏季安全理事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就提出了主张召开一次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并由安全理事会派遣一个特派团的提案。 那时正值日内瓦谈判失败以后，十分明显地，强加于塞浦路斯的伦敦—苏黎世保证办法已不发生作用，所造成的局势必须采取彻底崭新的公正而民主的手段，才能对付。 依白俄罗斯代表团的意见，苏联的提案今天还是一样的合时，因为这些提案指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种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途径。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可以提供新的机会，以便为整个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和东地中海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如果安全理事会能够派送一个特派团到塞浦路斯去，那样就会对塞浦路斯国内以及周围的局势发生一种有利的影响；它将加强安全理事会在维持联合国的一个不结盟会员国，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起的作用。

白俄罗斯代表团赞同在安理会发言的其他代表团代表的意见，就是塞浦路斯的局势已日趋恶化，对于东地中海的和平，现在是具有极端危险性的。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应该提到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所发表的意见。 他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对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声明中说：

“首先我要强调，……塞浦路斯的局势就构成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3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塔斯社通讯对塞浦路斯境内及该国周围

最近发生的事件所作的评价，同时也赞成已经发言的安理会多数理事国以及在最近这几天参加这个问题讨论的其他国家代表所发表的意见。

我们必须知道，若干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势力，曾蓄意在塞浦路斯制造一种紧张和不定的局势。他们企图为其自私的利益而利用这个局势的任何剧变。

若干北约组织的圈子曾不断地企图实行他们的长远计划。要把塞浦路斯拉进他们本身的野心范围的里面去，这种野心同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是完全相反的。这对于和平大业和国际安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趋势，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同中东很接近的地区，而中东的局势甚至是更加复杂和具有爆炸性的。

白俄罗斯代表团业经表示，并且愿意再度表示其对于塞浦路斯里面所发生的困难经济情况的关切。该国的经济已遭受严重损害。所有各部分人民，希族和土族一样，其正常的生活情况都已经被搅乱，而难民问题是极端的严重和困难。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规定说，所有难民都应在安全的情况下返回他们的家园，这个规定也还没有被遵行。

我们不会看不出来，握有主要经济资源的塞浦路斯北部地区的被宣布成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个个别的土族联邦国家，只有使该国已经很困难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增加人民的痛苦。我们白俄罗斯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历国家经济整个毁灭的无法形容的悲剧，几乎全体人民都是家徒四壁，或是无家可归，我们对于塞浦路斯目前普遍存在的对两族都有影响的情况，感到极度的激动。

我国代表团对塞浦路斯人民寄予同情。我们所希望的是能够采取措施，来终止使塞浦路斯的正常生活基础受到这样多损害的无尽期拖延的危机。白俄罗斯代表团对于许多发言的人在安理会已经提到过的片面行动，要表示严重的关切，这种片面行动威胁两族间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谈判的前途，惹起新的敌意和分裂，并使达成公正解决的工作，横生枝节，障碍重重。

白俄罗斯代表团对于任何足以导致塞浦路斯分裂的行动，不论其形式如何，一概表示反对。我们一贯地坚决赞成和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反对该岛屿的分割。我们反对《希塞统一》或所谓《塞岛两族分别与希土统一》。

在讨论中显示几乎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都同意这种看法。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的四个常任理事国也同意这个看法：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这个安理会中所业已提到的这些国家的联合双边公报和声明中，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希腊和土耳其有着同样的看法。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应能促进为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而寻求解决的工作。

至于经由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而可能由安全理事会得到一项积极的解决办法方面，白俄罗斯代表团也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此予以极大的重视。依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安理会所作的解决办法，目的是应该在于做到立刻完全服从安理会和大会早先所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我们必须规定应严格服从遵守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得有任何可以导致塞浦路斯分裂的行动。

这个决议应该断然而毫不含糊地说明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选出的政府。安理会应该采取新步骤，要求停止所有对于塞浦路斯国家内政的外力干涉，这些步骤的目的，应该是要做到所有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一律从塞浦路斯撤退。如果安理会真的要想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出新的贡献，它就必须出来绝对地赞成采取新办法，并表示出塞浦路斯问题应该在联合国范围内一个广大的国际论坛上来加以讨论的愿望。

白俄罗斯代表团坚决相信，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如由不结盟国家采取主动，就能发生一种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必须为塞浦路斯人——希族和土族——制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来解决他们本身的内部问题，不容外力干涉，两族的利益都要顾到，同时也要顾到这些地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总括起来说，我要感谢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在安理会最近所举行的几次会议中，

他们对于我以白俄罗斯代表的身份，担任今年一月份安理会主席一职，说了许多热忱的话。

对我们苏维埃人民来说，一九七五年是一个特别的年头。它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苏维埃人民伟大的爱国战争获得胜利的三十周年。那是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是我国所经历的最痛苦的时期。在那次战争中，不但是苏维埃人民的命运，就是世界文明、进展和民主的前途，也都处于危险的境地。付出千百万生命的代价苏维埃人民保卫了他们的自由，对战胜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把世界从这种可怕灾祸的致命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也应该正确地指出反希特勒联盟的人民和武器对这个胜利所作的伟大贡献。

在那次战争中，白俄罗斯人民比较起所有其他欧洲国家来，所受的痛苦最为深刻。共和国四分之一的居民惨遭死亡。村镇成为一片废墟。白俄罗斯的经济几乎倒退了三十年。由于其史无前例的英勇精神，以及会同苏联其他人民对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无私而全力的斗争，白俄罗斯人民赢得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尊敬。我在今年一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听到了许多对我所说的感谢的话和许多友谊的表示，我首先要认为这都是对白俄罗斯及其人民而发的，他们对于战胜法西斯主义所作的贡献，以及在联合国为和平与国际合作所作的积极斗争，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国际承认。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本国代表团并以个人资格欢迎您到理事会来，欢迎杰出的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外长到理事会来，并祝愿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工作顺利。

我请求发言，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答复土耳其代表上次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时所作的某些指控和论点。

土耳其代表采取回避主要问题的方法，在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力图把时钟拨回十一年，企图证明今天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希族塞人和希腊。

人们不难提醒土耳其代表：过去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屡次辩论中就已有过这种企图；双方都互相指控对方不怀好意，没有诚信，别有用心，没有善意等等。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导致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反而引起更大的混乱。

由于这个原因，而并不是因为缺乏事实证明，所以我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坦白指出双方在过去均犯有错误；跟着我立刻证明：鉴于塞浦路斯局势的迅速恶化，现在有需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去挽救局势。

在我二月二十日向安全理事会作第一次发言里，我证明了下列事实：

第一点：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了第3212(XXIX)号决议；土耳其也支持该决议。决议要求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以及要求外国武装军队迅速由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撤出，将难民平安无恙地送返家园，和两族代表进行会谈，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寻一个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第二点：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通过第3212(XXIX)号决议到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我向安全理事会发言，前后大约四个月期间，土耳其没有实施而且没有意图要实施第3212(XXIX)号决议：它没有从共和国领土撤退它的军队，没有让难民返回家园或解除对共和国领土百分之四十的军事占领。这样显出土耳其完全

藐视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完全藐视联合国第 3212(XXIX) 号决议。

第三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始的两族间关于问题实质的会谈毫无进展；这是因为土耳其人一方面一再拒绝讨论议程上有关问题实质的项目。

第四点：土耳其人一方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以片面和独断的行动并取得土耳其的同意，宣布在土耳其人占领下那一部分的共和国领土成立一个独立的土耳其邦。

以上四点事实就是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的理由。依据这四点事实，我请土耳其代表参加辩论。因此，审查他有没有参加辩论，并看看他的立场是什么，是很恰当的。

土耳其代表为了设法避免回答我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大约是因为他没有答复可说），首先这样说：“……我要坚持我国代表团的政策那只答复我们承认其合法性的政府的代表”（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 18 页）；这暗示了他不能答复我所提出的各点，因为他的政府不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虽然除了土耳其外，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均普遍承认塞浦路斯。为了要便利他提出答复，并且因为我希望能对我所提出的各点进行建设性辩论，我跟着立即请他不用理会我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代表的身分，而只把我当作一普通人看待。这样免除了土耳其代表的顾忌后，经过一些拖延，我们终于听到了他的答复，但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非常惊奇。

首先，土耳其代表怀疑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需要。他说：

“……安全理事会这一次在没有紧急情况，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开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是很少有的事，或者还是第一次吧……对我们而言，这次开会没有正当而充分的理由。

“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开会，是因为某些人不顾显然严重的后果，妄图制造混乱与危机。”（第一八一七次会议，第 10 页）

如果土耳其代表就目前塞浦路斯形势的严重性所说的只是判断错误的话，别人

就不必苛刻地衡量他。人是会犯错误的，错误是可以宽恕的；然而土耳其代表却进一步扬言塞浦路斯没有危机，塞浦路斯政府企图以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来制造混乱和捏造危机。

土耳其代表为了证明安全理事会既没有召开会议的需要，也没有就塞浦路斯问题采取行动的需要，说了一些虚弱的话，要使安全理事会相信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一手造成了整个事件；按日期次序列举了几件据说发生过的事件；照他说，可以由这些事件推论出塞浦路斯政府居心不良。

我可以和各位理事逐一审查土耳其代表所列举的据他说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无论单独看来或是整体看来，这些事件都不能证明有什么恶劣意图要捏造危机，以便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唯一可以得出的合理推论是土耳其代表心里特别多疑。然而幸好我无需多浪费安全理事会的时间来这样详细地分析土耳其代表一一列举而被他错误解释的所称事实。的确，我可以引述一些代表们在安全理事会发表过的权威意见，都否认土耳其代表的论点，并强调在塞浦路斯的确存在着严重和不安的形势及危机，的确存在着紧急状态、安全理事会的确有十分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召开会议。

秘书长在二月二十日访问过塞浦路斯回来后在安全理事会上说：

“首先我要强调，如果不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365(1974) 号决议所赞同的准则……就解决塞浦路斯的局势取得任何进展，该岛的局势就构成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只会加深局势的严重性。因此，尽一切努力保证作出真正而适时的进展以求达成永久的解决是安理会和直接有关各方的责任。”（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 3 页）

法国代表在二月二十四日向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提到未执行第 3212(XXIX) 号决议，他强调说外国武装军队违反决议，仍然驻于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难民不能返回他们的家园，而且由于某方的片面决定，造成了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严重障碍。法国代表继续以以下的话描述了形势：

“我们注意到苦难并未减少，危机依然存在，这不仅威胁到该岛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威胁到东地中海那个特别敏感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第一八一五次会议，英文本第 21 页）

保加利亚代表，在二月二十一日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提到土族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独立邦的片面行动，接着说：

“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直接违反……第二十九届大会的第 3212(XXIX)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第 365(1974) 号决议的。

“最近引起的局势的严重性不应该，也不可能低估。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地方性意义，也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性，既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组织的根基。我们正面临着消灭一个不结盟的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的直接威胁”。（同上，英文本第 46 页）

罗马尼亚代表在二月二十七日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提到未执行第 3212(XXIX) 号决议，接着说：

“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们抱歉地注意到第 3212(XXIX) 号决议并没有得到尊重或实行；更糟的是，土族塞人的领袖悍然违反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决定宣布塞岛北部为一自治联合邦。这项决定把塞浦路斯局势弄得更形复杂”。（第一八一七次会议，第 26 页）

苏联代表在二月二十日向安全理事会致发言时提到土族采取的片面行动，接着说：

“苏联代表团要对我所提的片面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塞浦路斯土族社区领导人已采取了这些行动。很清楚地，这些行动威胁到了要在两族谈判中达成协议的期望。塞浦路斯的土族社区领导人所采取的步骤势必导致塞浦路斯两族的分裂并导致两族的疏远。这些步骤将导致塞浦路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分裂，直接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第一八一三次会议，英文本第 94 至 95 页）

我可以继续宣读各代表的言词；这些言词明确地证明土耳其并没有执行第 3212

(XXIX)号决议，两族间的谈判并没有取得进展，而且土族通过专断片面的行动，违反而且破坏第3212(XXIX)号决议，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虽然土耳其没有遵守大会的第3212(XXIX)号决议，没有由塞浦路斯领土撤军，不让难民返回家园，在塞浦路斯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虽然土族在二月十三日专断片面地宣布在塞浦路斯成立一个独立邦，因而破坏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自由谈判程序，这些现实不单由我在安全理事会的言词所证明，也由许多他国代表的言词所证明，然而土耳其代表却告诉我们说没有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又说我们之所以在这儿。是由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老早策划好的计划、以便混淆视听和捏造危机。

土耳其不遵守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以及采取违反该决议的行动，在这两件明显不过的事情上，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没有理由要来混淆视听。我觉得土耳其代表与其在我们面前抗议，并说他已证明整个问题只不过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欺骗安全理事会的骗局，倒不如早就坦白地承认土耳其并没有遵守大会的第3212(XXIX)号决议，这是简单得多的办法。假如土耳其曾打算遵守决议的话，土耳其代表本可以采取积极态度，说明土耳其有意撤军的事实，而且鉴于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敦促迅速撤退外国军队，他本来或许可以告诉我们究竟土耳其政府认为什么时候才算是迅速撤退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占领军。他本来也可以指出土族一方提议要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让200,000名希族难民安全地返回他们共和国地区内被土耳其占领军以武力赶出的国家。

土耳其代表在他的发言中试图用另外一个方法混淆及回避真正的问题。他扬言希族对塞浦路斯今天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为了支持自己的论断，除了其他事项外，他断然说：第一，希族领袖反对塞浦路斯的独立，而且他们谈到希望有一个独立和不结盟的国家时，其实并不诚恳，他们的真正动机是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以便取得希塞统一；第二，希族通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政变，赶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内的土族成员和土族众议院议员；第三，希族领袖强迫土族住在武装的围地内，以便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第

四、希族领袖策划支配土族的经济；第五，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军事集团的希腊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暂时推翻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府，企图实现希塞统一。

土耳其代表为了证明他的第一点，那就是，希族反对独立并且蓄意破坏独立，断章取义地引述马卡里奥斯总统向报界发表的某些言论，大致是说他宁取希塞统一而不取独立。我在答复土耳其代表和杰里克先生时坚称土族塞人反对独立和不结盟，而且他们在塞岛独立前和独立后一向赞成分裂和双重兼并塞浦路斯，我又引述土耳其领袖的发言；从中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们宁取分裂而且答应进行分裂。事实上，在本月一日、塞浦路斯的一家主要土族报纸《人民呼声报》很明白地解释了土族塞人方面的立场：

“我们之所以提出根据地理划分成立一个联邦的要求，是因为土耳其似乎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并不宜于进行一个完全的政治结合。塞浦路斯与祖国的完全政治结合就是说它重归它的真正主人和土耳其的主权。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然而，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计划要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在其他方面实现结合。我们必把结合做到最终结合的前一阶段为止。没有经济结合就不可能有政治结合。”

我们不要忘记登载以上文章的《人民呼声报》属前共和国副总统库楚克博士所有并且代表他的政治观点。

土耳其代表和杰里克先生坚称是希族塞人在一九六三年的政变中赶走了政府的土族塞人部长和国会的土族塞人议员。我们则说事实上是副总统和土族塞人部长在两族间摩擦和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故意离开政府——众议院的土族塞人议员也是一样——以便制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造成事实上的分离，最后导致塞岛分裂。

土耳其代表和杰克里先生坚称，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发生过两族间的暴力事件后，希族塞人方面强迫土族塞人避居于武装的围地内以保安全。我们则说土族塞人确曾自成围地并自困于内，以便造成分离的地区，并为另建一个土耳其人地理区域建立基础，

替分裂塞岛预先准备。为了证明这点，我们指出在一九六四年——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两族间暴力事件发生后不久，联合国在塞浦路斯建立了维持和平部队，土族塞人可以完全自由来往政府控制下的共和国各处领土，他们行使了这个自由，不必害怕对生命与财产发生危险，威胁；可是与此同时，土耳其人领导阶层却阻止希族塞人进入或来往在其控制下的地区。秘书长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报告里曾一再表示惋惜土耳其人领导阶层的这些措施，并且认为这些措施与为恢复常态所作的努力相违。

土耳其代表和杰里克先生扬言希族塞人方面策划支配土族塞人的经济。我们则说土族塞人的经济困境是他们自我隔离和自困于武装围地以便为分裂塞浦路斯建立基础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我可以由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引述无数段。然而我只随意引述两段话。第一段引自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秘书长的报告（S/8622）：

“此外，尽管有了政府的恢复常态措施及其对土族塞人的有利影响，但土族塞人领袖尚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进一步推动恢复常态的稳定进展。”

（S/8622，第95段）

第二段引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秘书长的报告（S/9233）：

“另一方面，若干重大的不正常现象仍然存在，包括土族塞人领袖于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骚动期间所定不许希族塞人平民出进若干公共道路的政策在内。本人再度希望这项政策现可重新考虑，特别是因为土族塞人一年多来在全岛均可完全自由移动……”（S/9233，第79段）

土耳其代表和杰里克先生指控希族塞人方面不讲信义，并且想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因为属于被赶走的希腊军事独裁集团的希腊军官在属于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的一些希族塞人的帮助下，发动非法军事政变，暂时推翻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府，据土耳其代表说，这是为了实现希塞统一。

他们忘了塞浦路斯政府曾立即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设法捍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土耳其代表和杰里克先生在本会说土耳其军队并非侵略者，因为他

们是被土族社区邀请到塞浦路斯去的；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土耳其军队利用军事政变为借口登陆塞浦路斯，目的不是象保证条约所规定的为了保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和恢复一九六〇年的宪法，而是为了占领塞岛大片土地和实行他们早在政变前几年就在土耳其设想好的阿蒂拉计划。

土族塞人方面的主张和希族塞人的反主张对目前的问题有没有任何相关的地方？如果这些主张是不相关的，为什么土耳其代表和杰里克先生要把它们提出来，而不是参与讨论究竟有没有执行第 3212 (XXIX) 号决议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主张和反主张对安全理事会所要审议的问题是不相关的。此外，这些主张没有一点新鲜的地方，因为除了延长维持和平部队任期的形式上会议外，在安全理事会的每一次会议上这些主张都被一再提出来，越来越乏味。还有，我在二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发言的开头里坦率地说双方均曾犯过错误。结果，土耳其代表后来很勉强地承认曾有错误。可是却说土耳其和土族塞人方面并非第一个犯错误。

如果土耳其或是土族塞人是真心要证明谁要对塞浦路斯形势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真是关心分担罪过的话，为什么他们如此激烈地、顽固地、绝对地反对各国代表主张由联合国派遣调查团访问塞浦路斯，进行调查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从此一劳永逸证明事实真相的建议呢？

为什么在回答象有没有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或土耳其愿不愿意执行这个决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时，不能公开直接地回答，而必须首先采取一种立场，说没有必要由安全理事会开会来审查这些问题，接着又乞灵于过去，提出已说过好几遍的一些主张，这些主张是大会所有的会员国在十一月一日投票通过第3212(XXIX)号决议时就已熟知的，而且当时对决议投同意票的有关各国代表对这些主张尤甚熟悉？

土耳其代表为了进一步混淆一件原来简单的事，提出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宪政体制问题并对这个宪政体制提出质疑。我并不打算把安全理事会变成宪法法院，在这里为此事辩论。我只须要指出，在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是受到除土耳其以外的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普遍承认的，所有在安全理事会发过言的代表都重申这一事实。在此我只要指出，当土耳其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并断言塞浦路斯政府违宪时，他就是批评了其他代表，他们曾声明承认共和国政府并且还说这种话是干涉塞浦路斯内政。为精确起见，我在此引用他自己的话：

“已经有好几位代表发言，表示他们的国家比较喜欢那一个是现在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政府首长的姓名也提了出来。我国认为这些声明都属于干涉别国内政的范围。我们认为，除了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民，别人不应该决定那一个是该国的政府，在提出姓名时，尤其如此。当然每一国都有自由决定它自己的行动，决定那种是或那种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第一八一七次会议，第21页）

我完全同意土耳其代表的声明，就是除了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民，别人不应该决定那一个是该国的政府。我只要指出，在声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不是合于宪法的政府，因此他不承认我代表一个他的国家所不承认的政府时，他就首先违背了这条明智的规则；可是在他无法说服任何人而别国代表又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承认塞浦路斯政府的立场之后，他又在错误的时刻记起了那条正确的规则，就是说一个政府

是不是合于宪法是那个国家的内政问题。

我们来安全理事会开会是为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土耳其方面在二月十三日以武断的单方面的行动宣布在塞浦路斯成立一个分立的土族邦。到现在为止，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代表都批评了土耳其方面的这个行动。有些代表认为这个行动违反了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让我们来看看土耳其代表对这件事的态度。我引用他自己的话：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宣布成立绝没有任何违背联合国决议的原则的地方。”（同上，第17页）

我要用放大镜努力找一找，看看土耳其代表的这段话有没有丝毫真理在内。

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说：

“嘉许两族的代表，在秘书长约翰旋下，已建立接触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要求他们继续接触和谈判，以期根据他们的基本和合法权利自由地达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

谈判的一方在谈判进行时单方面武断地制造出一个既成事实，因此而损及谈判的问题，根据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难道这是自由地达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适当谈判吗？

我现在引土耳其代表下面的发言，以证实这的确是土耳其方面的意图。这段话在S/PV.1817号文件：

“在土耳其这一方面，我的意思是指土耳其和土族塞人，有两个原则是绝无妥协余地的。这两个原则就是：第一，塞浦路斯应该是一个由两个地区和两族组成的联邦；第二，根据国际协定宣布的现有保证要继续下去。其余的事都是可以商量的……。”（第一八一七次会议，第17页）

土耳其方面对如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愿意怎样想都行。它可以把它的想法拿到谈判桌上来讨论。但是它无权把土耳其约军事占领区宣布为分立邦，用这个方法把它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而没有撤出这些土耳其部队就已违背了第3212

(XXIX)号决议。这样的行动或行为显然且无可否认地违背了第3212(XXIX)号决议第4段。土耳其方面对此行动不仅毫无表示抱歉或后悔之意，而且还想强词夺理，既然如此，显然就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程序。

尽管土耳其代表曾向安全理事会保证不这样做，土耳其方面制造一个分立邦的第二个目的却是要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与不结盟地位，并在塞浦路斯制造出一个土耳其的保护国。除非我们找到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土族的分立邦就会继续存在，土耳其的军队也会继续留在塞浦路斯岛上。在此期间，因为找不到解决办法，塞浦路斯的国际人格就会遭到摧毁，至少不再存在；塞浦路斯就会降格为两个分立的区域，这两个区域都无法寻求、无法要求、也没有资格得到国际承认为独立国家，而只是在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保证国的控制与监督之下成为两个自治的行政单位。

土耳其方面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才反对提到或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土耳其方面要把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所有提到塞浦路斯政府的地方都改为两族的代表。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土耳其方面坚持在未找到解决办法之前，一切临时性的安排，例如关于尼科西亚国际机场和法马古斯塔港等的安排，都必须由两个保证国控制和监督。

土耳其对自由谈判的立场如下。

第一，不顾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不撤出占领了百分之四十的共和国领土的土耳其军队。

第二，二月十三日，土耳其方面单方宣布在由土耳其军队占领控制的塞浦路斯地区内建立一个分立的土族邦。

第三，没有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府，任何联合国决议都不应该提及或承认这样一个政府。

第四，独立的不结盟的塞浦路斯没有法律人格，只是在由土耳其军队人为地划开的地区分别有两个分立的、区域性的、自治的行政单位，这两个单位都不要求也

未获得国际承认，而是在两个保证国的控制和监督下活动。

第五，接受了这些意见之后，才能谈其他的——就是说有关细节的事。如果不接受，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就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土耳其保护国，土耳其军队留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土耳其占领了百分之四十的共和国领土和 20 万受苦难的希族难民。

据土耳其代表说，这就是根据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个自由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保护塞浦路斯免受非法政变之害的借口下，而这一政变是由被推翻的希腊军政府的军事武力搞出来的，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登陆，然后就用这支军队强加它的解决办法于塞浦路斯问题上，谁能否认这个事实？

土耳其占领了并继续占领着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又在它军事控制及占领的地区准许、鼓励、接受和宽恕一个分立的土族邦的成立，同时又不承认共和国的政府，用这些手段土耳其想消灭作为一个保证国它有义务要加以保护的塞浦路斯独立，并企图把它自己的解决办法强加在塞浦路斯人民头上，谁能否认这个事实？

除非占塞浦路斯人口大多数的希族塞人接受土耳其的条件，就无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也就不能有独立而不结盟的国家，谁能否认这个事实？

土耳其不曾遵守现在也不打算遵守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谁能否认这事实？

鉴于这些事实，安全理事会还能如土耳其希望的那样毫无行动吗？

土耳其不认为安全理事会有开会的必要，并声称毫无理由召集会议。土耳其声言，因为不曾发生过改变了现状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通过任何决议的必要。土耳其反对在决议的任何地方提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府。当谈判进行时，土耳其方面以武断的单方面的行动在塞浦路斯成立一个分立的邦，土耳其反对任何对这个行动加以谴责、表示不满、或表示惋惜。土耳其要我们回去继续谈判，就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如果我会画画我就要画这样一幅漫画。土耳其坐在饭桌边大嚼一只名叫“塞浦路斯”的不一边倒的或不结盟的鸡。我自己走近桌子问道：“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塞浦路斯？”土耳其就回答：“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你不介意我继续吃我的不结盟鸡吧？”

我们在这里既不是要什么或同意什么，也不是要决定塞浦路斯政府要求什么。我们在这里是要审查并采取措施以挽救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并挽救尊重和服从联合国决议的这个原则，没有这个原则的话这世界就要回复到弱肉强食的蛮荒统治。

办法是必需的。现在就需要，而且是非常急迫地需要。这些办法必须能有效地保护弱国免受强国欺凌。这些办法的目标必须是促成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执行，借此恢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自由谈判。

在开幕词里我曾说必须要定出一个时限，在时限之内必须完全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在我的声明之后，土耳其代表在他的发言里从不曾表示土耳其愿意迅速撤出它在塞浦路斯的部队并采取紧急措施让难民重返家园。相反的，他的发言清楚地表示土耳其并无意遵守第3212(XXIX)号决议的任一要求，只答应在把塞浦路斯问题最终解决的情形下才遵守该项决议。

因此，除了决定一个时限之外，还必须赶快成立一个由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组成的联合国委员会，以注意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参加及斡旋成立一个有更多国家参加的会议，在这会议上既不受胁迫也不受既成事实的影响，而可以通过自由谈判普遍同意的方式，找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作出这样的决定，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它不结盟的地位就有消灭的危险。这将是塞浦路斯的不幸，但更是联合国和全世界的不幸。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只愿说明，互相指责并不是由我开始的，而且我记得也不是切里克先生开始的。我无意再继续相互指责下去。

一切有关方面对塞浦路斯的不幸历史都知道得很清楚。在这部历史里，这个国家总统的第一个正式行为就是宣布他是在胁迫下在一个记录这个国家诞生的法案上签了字的；在这部历史里，一位总统在他十五年的任期内都在致力于与另一个国家合并并把参与他国家创建的其中一个族消灭。在我们看供，这就是他使自己变成了只是其中一个族的领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已丧失了作为两族共同领袖的权利。

在理事会开会期间，有人曾对我的动机和我国政府的动机作了深入的分析。我想我的立场和我国政府的立场早已很清楚了。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在这场辩论的任何一个阶段提出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有关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关系的过去历史的问题，我相信切里克先生的回答一定比我的更好。

为使记录正确，我声明在我的发言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如果我说过这样的话，无论是现在或将来都请把它看作一时失言。

也为了使记录正确起见，我声明关于谁在什么时候及如何在塞浦路斯谈论希塞统一、或为希塞统一工作、或阴谋计划希塞统一这个问题，如果切里克先生愿意而理事会又容许的话，我希望他就这问题的档案提出一份简短的摘要。

我只想在结束时说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也是一个回答：土耳其仍然相信只有在会议桌上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相信我们绝不放弃谈判。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土耳其代表的最后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提到“会议桌”；他的意思是指根据既成事实或不根据既成事实来谈判？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对于我来自希腊的朋友和同僚所提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过去七八年谈判进行期间，塞浦路斯在谈判前及谈判中发生的既成事实太多了，以致我认为他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相干，因为在塞浦路斯开始谈判就是由既成事实造成的。我曾经说过，这些既成事实可以追溯到当我们发现在塞浦路斯有几千——我不记得确实的数字——非法的希腊占领军的时候，这些军队在一九六七年的撤离就构成一连串谈判的开始。后来这些军队又回到塞浦路斯好多次，又有格里瓦斯事件，谋杀未遂，遭破获的军事政变等许多事情在塞浦路斯发生，而谈判仍然继续下去。秘书长的代表已经有好几位，在座的这位大使是曾参与谈判的一连串秘书长代表中的第二位；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中充满了从不同角度总可视为既成事实的事。安全理事会就承认过非法进口武器这个既成事实。既成事实和单方面的行动实在太多了。

因此，我相信不能让这个既成事实阻碍谈判进行；我要再说一次，谈判是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唯一出路。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既然已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我就宣布散会。

在与理事会各理事国协商之后，大家同意下次会议在明天下午三点钟举行。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
